



走进古巷

王凯平

踏着秋风，东张西望，我们走进古老的巷子里。松散的草木是年代的见证者，它们在生与死间，发现新与旧。低矮的房屋是历代的心血，它们不知庇护了多少代檐下人。窄小的巷子是永久的承受者，它们接受了每一步的沉重。

广阔的世界中，有着这么一道古老。追随着它的足迹，在眼中，包揽庞伟的过去。风吹来了枝叶拍打古老城墙的声音，像是它在倾诉寂寞。叶的呼声如此神秘，在那微光里随风摇曳。城墙上，攀满了青绿，沉淀了时间，酿造了思念，也充满了不自觉的怀旧。墙边的石雕、门口的台阶，破碎，也陈旧，经历了数不尽的风霜。抬起头，各种的绿，早我们许久，已经先一步爬上了屋顶。砖瓦已然褪去色彩，布满了灰，又经历过雨，如今变成了银灰色，或是在一片纯黑中闪出几道白片。

贴墙而行，藤蔓，枝叶，紧紧抱着墙，有的已深入了缝隙，像是一张天然的保护网，牢牢地守护着这片城墙。一瞬间又显现几块白花

花的墙，枝条们绕道而行，好像在预示着这里经历过什么。路边上布满苔藓，绿得发黑，或许是无人问津，才收敛了本该翠绿的颜色。走过门口，不少门都是虚掩着的，人们毫无顾忌，哪怕是敞着大门，也不会担心被偷。让人不禁想起过去，或许，这便是古时遗风吧。

走进一户人家，眼前竟有一片开满淡粉鲜花的空地。就在这一片不大的空地上，还有微微触碰到屋檐的小树。往里走，是一道窄墙与窄路，墙上挂满了果实与叶片，硕大的青色果子不知道是什么口味。墙壁已然龟裂，但是上面铺了一层由大自然馈赠的土黄色的藤絮。它们编织了历史，见证了变迁，或许，也是新生的希望。

老人们坐在周围的椅子上，编织着布鞋，摆弄着植物，她们看上去并不孤独，安详地享受自己的晚年。我们难以想象这里曾经的热闹与乐趣，但是，显然只有经历过的他们才能有那样深切的回味。

回忆，是开在岩缝里的花，在古巷。

回首

黄羽欣

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，在嘈杂的人声中，在急匆匆的步伐中，回首吧，去看看从前，那些沉淀在小巷子里的历史。

顺着斑驳的墙壁走去，小小的草挤在墙壁的缝隙里，迎着风，傲然挺立着自己的腰身，即使它只是一株弱小的植物，也在这环境中努力地存活下来。地面逐渐变窄，墙壁上的裂痕逐渐变多，不知名的小草见缝插针似地密密麻麻堆了一堆又一堆。走在其中，仿佛就像穿过一条时空隧道，从城市中的喧哗中剥离出来，沉浸在一张老旧的相片里。

在同学的话语中，我看见了在低矮的小南门，几个小孩子在嬉戏玩耍，我看见洪水在窄小的道路上肆意奔跑，我看见一位母亲焦急地往回看去，似乎在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却只能被人流带向更远的地方。窄小的门里到处是往外挤的人，拥挤的热浪扑面而来。但是，抚摸着墙壁，却是一片冰凉，在粗糙的墙面上只攀着一点细碎的苔藓，像是不可翻译的

独属于大地的语言，只留下些只言片语，记录着被掩埋的往事。

钻过小门，跨进四合院中，一方阳光直直地洒在地上，一口井就在不远处，往下看，水光倒映着影子，看见了屋顶的小草在微微点头。走进院子，是迎面扑来的暖意，是生活渗透进空气，一切都是朴素自然，不会觉得什么不合适，也不会觉得不自然，好像你本来就应在这里。

奶奶，这座房子建了多少年了？

有两百多年啦，从清朝的时候就有了。她笑了笑，看着在台阶上蹦蹦跳跳的孩子，喃喃道，我小时候也喜欢在这儿玩耍。

在这儿，时间似乎十分充裕，节奏都慢了下来，可以慢慢走，慢慢想，慢慢看。

走过老街，回首看看历史。在这座高大的水泥墙里往外看，能有一枝树枝翻越墙头，让人们放缓自己的脚步。

回首吧，在这个被按了缓慢键的地方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老街·城门·古巷

老街里的风，永远不急不缓地吹着，高高的围墙，雕花的屋檐，岁月和风雨磨损了当年的风光，却依然不减风采。阳光照耀在斑驳的木门上，住在老宅内的老人们坐在巷子里择菜，偶尔打量着巷子里来往的行人。这便是老街古巷里最浓的生活气息。10月6日上午，市中三九(1)班三十多名同学在温岭老城区开展寻访“老街·城门·古巷”活动。他们从仓后街出发，漫步当街井，触摸小南门城门，走进林家里和息庐，把那儿的屋、那儿的路、那儿的人，那儿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。

寻

何昕苒

我们从方城小学东边的仓后街南端出发，走进城区的老街。

很快，来到了当街井。井的边缘由石头围成，呈青灰色，表面十分粗糙，斑驳的表面上点缀着黑色灰色的斑点，看上去十分普通，但又像静夜里有些黯淡的星辰。它，是温岭老城区的第一口井。

我闭上眼，随着亘古不变的阳光探寻，听见坚硬的地表被挖开，听见地泉汩汩涌出的声音，听见人们的欣喜，也看见当街井安静的微笑。

一段不长的路之后，我们来到了小南门城门。一走进城门，秋日的光线就被遮住，周边一下子变得暗淡。伸出手轻抚城墙，本是玉色的岩石上蒙了一层黑

色的外衣。很脆，用手轻轻一碰便会剥落，于是满手尘灰。石头很粗糙，微凉。

无论是当街井还是小南门，它们都给我同样的感觉：一种绝对的包容、平静与温和。

我们年少的喧闹与它们久远的安静形成巨大反差。它们的目光穿透历史，看着我们嬉戏、打闹，包容着我们推搡、追逐。

下一站，林家里。

弯进大门，是一个古朴静谧的世界，通道的左边是一堵青灰色的墙，墙上挂下许多木莲藤，绿色的藤条间点缀着胖胖的木莲子，那是自然赠送的一个个好物。右边是一扇扇木质的门扉，它们破旧、粗糙。

停在最大的那户门前，这家的木门在把手处破了个洞，透过那洞，可以看见门口的杂草，看见静悄悄的时光。

几位老奶奶坐在阶前，椅子脆弱地嘎吱作响，阳光在扶手上反射，嵌进她们交错纵横的皱纹中。石板路上横亘着裂缝，裂缝中间落了灰，盖着土，生着花和草。

奶奶好！我们是来寻访的。

寻访啊，奶奶混浊的目光缓慢地扫过我们，哦，哦，那你们好好看吧，好久没来这么多人了。

最后，我们走出里弄，回到了人民西路，车水马龙。

一门内外，恍若隔世。

寻访古巷

陶俊毅

走在石板路上，脚步声踏出岁月的闷响，两边是低矮的老屋，肩并肩蹲在一起，像是老人在树荫下并排乘凉。窗上贴着褪了色的窗纸，瓦片上潦草地压着断砖。走进古巷，就仿佛走进了黑白老照片，照片里的一切都仿佛带着沉郁，仅有的光彩就是正在其中寻访的我们。

面前是小南门，身为整个温岭城区最后一道古城墙，它透出一股岁月流逝的孤独。小南门城门真的很窄，好像正蜷曲着身子瑟缩在水泥都市逼仄的一角。面前这段仅存的城墙好像是被拦腰截断，半截墙面上露出灰色的天空。穿过城门前时，一伸手便摸得到内壁上枯死的苔藓，苔藓焦黑而酥脆，像是燃烧后的余烬，乱生在历

史的石缝里。唯一陪伴着古城门的是垂挂下来的常春藤，藤蔓在黄褐的石墙上飘下绿色的丝瀑，似乎极力提醒过客要伸手去触摸岁月的沧桑。

东寻西觅，终于走进古巷里的四合院，就像是穿越了时光。正门对面的满墙木莲藤在伸手指路，院中庭间的石板缝里开出夺目的长春花，那些淡紫、深红的花朵从芭蕉树下蔓延开来，自由伸展的青叶映得寂寞的院落也焕发了光芒。青苔是时光的画笔，在每一方灰色的砖瓦上涂抹上岁月的绿迹。在这古画般的小院墙角，有一位老人正安静地坐在竹椅上编着鞋，一针一线，有条不紊地走着，织起了流逝的时光。时不时地，老人会拿起针

抹一抹花白的头发。奶奶奶奶，您住在这里多久了？

很久了，老人用平静如水的目光望着天空说，以前这里也有年轻人住，现在都搬出去了。

这些植物是您种的吗？哪有啊，时间太长了，石头缝里也长出花来了。

阳光倾洒在院子里，带来融融的暖意，照亮了这钢筋水泥的城市边的一方古意。古巷的东侧就是建筑工地，已封顶的高楼反射着金属的冷光。

这样的古巷确乎越来越少了，但愿行色匆匆的人们，慢下脚步来寻访，找回属于每个人的记忆碎片，别让尘埃掩盖了曾经的足迹。

走进岁月

赵佳言

皱纹的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，在阳光下显得温暖慈祥。

在这条朴素的街道上，有一座小小的门躲在巷子里，那是曾经抵抗过倭寇的小南门，它很矮，也很窄。城墙顶上已被植物所包围，砌成城墙的砖头也失去了光滑的棱角，只留下凹凸不平的身躯和无人问津的几个蜘蛛网。不光是这一座城门，还有谁记得仓后街的那个陈家，那个曾经出过一位温岭知名绅士、藏书家陈树钧的陈家。又有谁会记起在街口的那一口当街井，老百

姓们坚持不懈地挖了九天，终于看到了清泉冒出，那时是百姓的生命之源。

时光太匆匆，繁华的城市，绚烂的霓虹灯，接连不断的喇叭声，这所有新时代的景象，随着房子的一次次扩张，挤进了我们的生活。谁又愿意回头，看看历史，看看传统的生活，去抚摸，欣赏岁月的痕迹，寻找一份静谧？或许我们该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看历史，回忆曾经静好的岁月。

